

环溪诗话

提要

序

环溪居士文通先生行实

环溪诗话

提要

《环溪诗话》一卷，不著撰人名氏。皆品评吴沆之诗，及述沆论诗之语。卷首称沆为先环溪，又注其下曰：“此集非门人所编，只称先生为环溪，盖其後人所追记。”赵与峕《宾退录》称为吴德远《环溪诗话》，似乎沆所自著者误也。沆所著有《三坟训义》、《易璇玑》、《论语发微》、《易礼图说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环溪集》诸书。今惟《易璇玑》存，已著於录。其经术颇有足取，而诗亦戛戛自为，不囿於当时风气。其大旨以杜甫为一祖，李白、韩愈为二宗。亦间作黄庭坚体，然非所专主。其与张右丞论杜诗“旌旗日暖龙蛇动”句为一句能言五物，“乾坤日夜浮”句为一句能满天下一条（案第一条孙尚书下注曰：“环溪所与人议论。只称官职不敢指名字。”故《宾退录》不知张右丞之名。今亦仍其原文。）《宾退录》尝驳之曰：“若以句中事物之多为工，则必皆如陈无己‘椒桧楠栌枫柞樟’之句（案陈师道此句实本之《柏梁台诗》“枇杷橘栗桃李梅”非所自创，赵与峕不引汉诗而引此句，或以汉诗仅六物欤），而後可以独步，虽杜子美亦不能专美。若以‘乾坤日夜浮’为满天下句，则凡言天地宇宙四海者皆足以当之矣，何谓无也。张辅喜司马子长五十万言纪三千年事，张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谈五物，识趣正同”云云。其掎击颇当。盖宋诗多空疏率易，故沆立多用实字则健之说。而主持太过，遂至於偏。又所举白间黄里，杀青生白、素王黄帝、小乌大白、竹马木牛、玉山银海诸偶句，亦小巧细碎，颇於雅调有乖。所自为诗如“草迷花径烦调护，水汨莲塘欠节宣”之类，自谓摹仿豫章。实仅得其不佳处，尤不可训。然其取法终高，宗旨终正，在宋人诗话之中，不能不存备一家也。赵与峕《娱书堂诗话》亦称其《观获诗》“新月辉辉动，黄雲渐渐收”之句为形容最工云。

序

予尝谓前辈用心广大，不可浅近测也。始焉不自恃其能，必退听以资于先达；终焉不自恃其能，必倾怀以诱于后进。是以道高一世，而名驰千载。如南丰之激发于当涂，后山之改辙于山谷，其后门人弟子请益，亦不靳于示诲。今见环溪居士，早见寓公名士，共汲汲于问句；晚岁幅巾燕处，亦谆谆于立议。

论夫文章，实为天下之公器，顾岂以一己之厌饫充足而骄人也哉！予犹及从居士而口传心授矣，大抵皆不出于瞭上文度之编次，熟复再四，岁月廩然。虽然，此特其绪余土苴而可以窥见者。予每慕居士，身兼百行，无瑕可指；心醉群经，无问不知。盖涵养培植也厚，故其发越著见也远，源流不匮，本末具举，譬如食蜜，中边皆甜，夫岂容把笔旋学者耶！然则后生觅句，勿区区焉从事于末流，当敛衽起敬于居士，先修其本焉可也。庆元庚申九月十七日，中大夫礼部侍郎迁工部尚书封临川郡开国侯月湖何异敬书。

环溪居士文通先生行实

居士姓吴，名沆，字德远，抚州崇仁人。幼孤，事母孝。博通经学。绍兴丙寅，与弟澥各献所著书于朝，下国子监。误抵庙讳，沆罢归，弟澥得免。澥后又进《周礼本制图论》，下礼部。徽庙欲建明堂，议者以辇路不得由中而罢。居士引《书》云：“‘入应门左’、‘入应门右’，盖明堂在中，诸侯不得直入。”众皆是之。亡何，六部火，曰：“事可知已。”赋“草庐依旧指南阳”之句以归。遂居环溪，号无莫居士。绍兴间，朝廷举不求闻达者，郡县皆请以居士应诏。奏上，将行，而居士卒，年五十有七。著《易》、《论语发微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环溪诗话》等集数十万言。陆象山尝曰：“观其文可知其人。”复斋云：“文与行当并传不朽。”谥环溪居士文通先生，郡县学皆祠之。淳熙丁酉孟冬吉，承议郎监察御史累迁太常寺少卿吏部尚书临江谢谔撰。

《四库全书》经部《易类》存吴沆《易璇玑》三卷。

环溪诗话

环溪少时，终日沉默，伯兄觉其如此，每以文字强其学。伯兄谓环溪长兄涛，字德邵。一日，借到渊明诗，命环溪录。既毕，遂得《晚归》、《早行》二诗，写在几案间。《晚归》诗云：“夕阳欲西没，宛转山气昏。独逝颇无累，时欣暗经林。栖鸟未稳集，归马无奔声。恍惚自得意，兴来谁与言。”《早行》诗云：“晨风袭微和，晓色动佳气。溟溟四郊烟，漠漠一川水。前村鸡犬喧，远树鸟雀喜。山腰客行来，林下雉惊起。时闻牧童谣，不见骑牛至。回头望东隅，晓日粲光丽。胸襟倏喧烦，败我幽静意。行行载驰驱，已复到城市。”伯兄深喜，以为似渊明，因令读渊明诗。环溪仍复缄默，不复在意。一日，友人自曹山见孙尚书回，环溪所与人议论，只称官职，不欲指人名字。访伯兄云：“孙公言诸诗杜甫为最，每日行坐令人读杜诗，卧则仰而听，有会意，辄击节称叹，言诗之妙者在于此。友人因请问杜诗之妙，尚书云：杜诗好处

无他，但是入手来重。如‘国破山河在’一句便重。又如‘星临万户动，月傍九霄多’，气象可想。以至‘不寝听金钥，因风想玉珂。明朝有封事，数问夜如何’，便见念念不忘君之意。又泛举‘绿垂风折笋，红绽雨肥梅’、‘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’等数诗，皆雄健警绝。”环溪心颇喜之，翌日遂作《晓晴》、《野外》二诗，作颜体大书于几案间。《晓晴》诗云：“夜半雨忽作，朝来云又晴。林花洗幽艳，池水湛虚明。草色侵衣湿，山光入座清。茅檐正幽寂，啼鸟两三声。”《野外》诗云：“野外望中阔，遥山宛转随。小溪芳草合，高树古藤垂。鸟过惊风疾，云行度岭迟。回头失归路，还问老农知。”伯兄意谓是写杜诗，既览毕，叹云：“杜诗也，是不同。”环溪窃笑。伯兄云：“非杜诗乎？”环溪云：“亦是，但是今杜诗耳。”伯兄遂披衣径诣友人谈及，二人相与骇叹，不旋踵而二诗播于邑下。伯兄遂令环溪学杜诗，亦但唯唯，终不肯学。

奔声，抄本作“声奔”。

伯兄一日借到李白诗文，将家本令环溪点对差误。凡数过，遂得“清风生高堂”、“桃红谢李白”等歌，辞类警拔。伯兄私谓仲兄曰：“此子骎骎又将入太白境界矣。”仲兄亦曰：仲兄名光，字德强。“吾素知此子有太白风，如‘树头明月光欲吐，反眼仰面天恢恢。隙风无端吹我烛，满窗明月心更清’，如此等语，去太白亦何远。”时仲兄方仰韩文，钦玉川子之风，遇借《玉川集》，又令环溪录本。环溪亦喜其狂怪。会乙卯正旦日蚀，环溪生丙申，至乙卯及二十岁，此所作皆十五六时诗也。遂作《日蚀》以拟《月蚀》，又作文房四字相赠答以拟井石虾蟆赠答。后见白乐天讽咏，喜其有补，稍讽诵之。未几，又作《礮溪石》、《欧冶子》、《金在镕》等数诗，以拟乐天，录在私集。伯兄一日看《礮溪石》，至“江流回转石不移，钓丝卷尽生须丝”，便言好。又看《金在镕》，至“为兵不愿作刀锯，刑人未必皆不忠；为器不愿作钟鼎，铭勋未必皆有功”，即云：“乐天于此有愧色矣。”

他日私谓仲兄言：“此子大有才调，但是未可笼络，若肯留心举业，必有所成。”因强之举业，每见赋论，拟之辄似。然终不肯看时文，云：“通经行先王之道，作赋何为？”伯兄云：“吾弟既不喜赋，宜且读《毛诗》，将来未问取应，亦通得一经。”环溪读《诗》却喜，昼夜沈酣，顿忘寝食。然每读一篇得意，便过一日，更不拘程限。

乙卯会大旱，丙辰大饥，道路流离，死者如积。始则乌鸢食人于江，次则犬彘食人于路，又次则饿者相食于庐。积忿所畜，遂发而为诗。乃作《瓶无余粮》以悯饥，作《雨淋漓》以伤道路之流离，作《有鸟》以伤时，作《野无孩提》以怜饿人。兄弟强环溪以所作质于当代名公，环溪入临川，始作《邈弓》

见邓著作，《凤鸣》见刘直阁。不旋踵而二诗播于城内。

一日，以五言、七言绝句一册见李待制。谒入，公倒屣出迎。环溪进趋俯揖，容色泰然。待制且行且顾，云：“公出白屋而有青云器。”坐定，遽取诗遍观之。首篇是《春游吟》，云：“鸟语烟光里，人行草色中。池边各分散，花下复相逢。”待制云：“此所谓诗中有画。”又看至《首夏》，云“积雨有余润，游云无定阴”，即云：“此两句有深意。”又看“燕飞华屋静，莺啭碧窗深”，即云：“公他日不止如此，此诗殊有富贵气象。”又看《折花》诗云：“野花开处客徘徊，胡蝶搏飞敛复开。折得野花随手去，不知胡蝶逐人来。”即云：“甚圆熟，一读上口，如此便是好诗。”又看《闲中》诗云：“耳根静处水流村，眼界空时山在门。”即以手掩卷云：“公自是渊明以上人，岂易得哉！”

环溪自岳阳回，始往见张右丞，奉诗一册，以书序慕效四子之意云：“某方其幼也，情性虚静，无事营为，则慕渊明。及其少长，志气稍动，务为飘逸，则慕太白。辞色一纵，非大快无已也，则慕卢仝。觉其狂甚，稍归纯正，则慕乐天。自是出此入彼，罔知攸济。又念以四子之才，不能无累。如渊明得之清而失之澹，太白得之豪而失之放，卢仝得之狂而失之怪，乐天得之和而失之易且不雅。所谓诗者，止于此乎，又有大于此也。”翌日复见，右丞相云：“夜来略观盛制，大抵近渊明、太白处多佳，亦是公之天性，想不缘慕效而得。至卢仝、乐天，乃不足为法。然《唐史》云：诗人以来，未必有如杜甫者。更当于此留心，方到极处。”环溪退而学杜甫，连夜熟读，精选得五百八十篇，录毕复见。右丞云：“曾看杜诗来耶？”环溪云：“已读。”右丞云：“曾知杜诗妙处否？”环溪云：“杜诗千有四百余篇，某极力精选，得五百有十八首，是杜诗妙处。”右丞云：“不是如此，杜诗妙处人罕能知。凡人作诗，一句只说得一件物事，多说得两件；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、四件、五件物事。常人作诗，但说得眼前，远不过数十里内；杜持一句能说数百里，能说两军州，能说满天下。此其所为妙。且如‘重露成涓滴，稀星乍有无’，也是好句，然露与星只是一件事。如‘孤城返照红将敛，近市浮烟翠且重’，亦是好句，然有孤城，也有返照，即是两件事。又如‘鼉吼风奔浪，鱼跳日映沙’，有鼉也，风也，浪也，即是一句说三件事。如‘绝壁过云开锦绣，疏松夹水奏笙簧’，即是一句说了四件事。至如‘旌旗日暖龙蛇动，宫殿风微燕雀高’，即是一句说五件事。惟其实，是以健；若一字虚，即一字弱矣。公但按此法以求前人，即渐难为诗。”环溪又问：“如何是说眼前事，以至满天下事？”右丞云：“如‘独鹤不知何事舞，饥鸟似欲向人啼’，只是说眼前所见。如‘蓝水远从千嶂落，玉山高并两峰寒’，即是说数千里内事。如‘三峡楼台

淹日月，五溪衣服共雪山’，即是一句说百里事。至如‘溪云连海岱，平野入青徐’，即是一句说两军州。如‘吴楚东南坼’，是一句说半天下。至如‘乾坤日夜浮’，即是一句说满天下。”环溪云：“妙”。右丞云：“公若以此道求前人，当绝无而仅有耳。”环溪因取前辈之诗参而考之，谓东坡惟《有美堂》一诗最工。然“天外黑风吹海立，浙东飞雨过江来”，正是一句能言三件事。如“令严钟鼓三更月，野宿貔貅万灶烟”，是一句能言四件事。如“通印子鱼犹带骨，披绵黄雀漫多脂”、“鹤闲云作氍，驼卧草埋峰”，每句亦不过三物。如“酒醒风动竹，梦断月窥帘”、“深谷留风终夜响，乱山衔月半床明”、“风花误入长春苑，云月常眠不夜城”、“云烟湖水家家境，灯火沙河夜夜春”，则似三物，而不足一句要言三五事，言满军州、满天下。叠句至如“风多巧障日，江远欲浮天”、“翠浪舞翻红罢亚，白云穿破碧玲珑”、“叶厚有棱犀角健，花深少态鹤头丹”等语，句虽佳，而每句不过止用二物而已。山谷则有数联合格，如“轻尘不动琴横膝，万籁无声月入帘”、“饭香猎户分熊白，酒熟渔家擘蟹黄”、“素练狂风寒彻骨，黄梅细雨润如酥”，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；如“河天月晕鱼分子，榭叶风微鹿养茸”、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月十年灯”，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。至荆公则合格者多，如“帚动川收浪，靴鸣海上潮”、“已无船舫犹闻笛，远有楼台只见灯”、“山月入松金破碎，江风吹水雪奔腾”、“阳浮树外沧江水，尘涨源头野火烟”，即每句能通三件事；以至“庙堂生莽卓，岩穴死伊周”、“和风满树笙簧杂，雾霭包山翠黛重”、“坐见山川吞日月，杳无车马送尘埃”、“雾分星斗风雷静，凉入轩窗枕簟闲”，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。然竟未有一句能言五件物者，信乎格物之难也。

环溪又谓用此格私按所作，则五言诗中每句用上两物，即成气象；用三物，即稍工，然绝少，所可举者，不过三五联耳。七言诗中每句用上三物，即成气象；用四物，即愈工，然愈少，所可举者，不过二三联而已。至一句用及五物者，仅有一联。至用半天下、满天下之说，求之在己者绝无，于人亦未见其有也。然后知诗道之难也如此，而古今之美备在杜诗，无复疑矣。

环溪尝以所作，质于宗老。宗老乃环溪从兄，讳江，字朝宗，有《宗老堂集》。宗老云：“五言诗要第三字实，七言诗要第五字实，若合此，虽平淡亦佳；不合此，虽巧亦无巧矣。如吾弟诗‘燕忙将入夏，蚕暖正眠春’、‘水痕才破腊，云黯似知春’，不是不巧，只是第三字不合虚了。比‘云黯天如近，雨余山似春’，便不干事。”环溪深服其言，因遍指他诗，无不验者。

环溪既见诸公，信杜愈笃，因取所选，昼夜熟读，愈久愈深，所见诸人说

不到处。或问杜诗之妙，环溪云：“杜诗句意大抵皆远，一句在天，一句在地。如‘三分割据纡筹策’，即一句在地；‘万古云霄一羽毛’，即一句在天。如‘江汉思归客，乾坤一腐儒’，即上一句在地，下一句在天。如‘高风下木叶’，即一句在天；‘永夜揽貂裘’，即一句在地。如‘关塞极天惟鸟道’，即一句在天；‘江湖满地一渔翁’，即一句在地。惟其意远，故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。又有险语出人意外，如‘白摧朽骨龙蛇死’，人犹能道；至‘黑入太阴雷雨垂’，则人不能道矣：为险处在一‘垂’字，无人能下。如‘峡坼云埋龙虎睡’，人犹能道；至‘江清日抱鼉鼉游’，则人不能道矣：为险处在一‘抱’字，无人能下。如‘江海阔无津’，人犹能道；‘豫章深出地’，则人不能道矣：为一‘出’字难下。如‘高浪蹴天浮’，人犹能道；‘大声吹地转’，则人不能道矣：为一‘吹’字难下。如‘竹光团野色’，人犹能道；至‘舍影漾江流’，人不能道矣：为一‘漾’字难下。如‘月涌大江流’，人犹能道；‘星垂平野阔’，则人不能道矣：为一‘垂’字难下。如‘暗水流花径’，人犹能道；‘春星带草堂’，则人不能道矣：为一‘带’字难下，‘春’字又难下。凡如此等字，虽使古今诗人极力思之，终不能到。如于‘星’上加一‘垂’字、一‘春’字；于‘水’上加一‘暗’字，初若生面，然《易》言‘天垂象，见吉凶’，《书》言‘日中星鸟，以殷仲春’，则‘星’字上本有‘垂’、‘春’字。渊明《归去来辞》云‘泉涓涓而始流’，春水‘水’字本有暗字意，但用意深，来处远，人初读不能便觉耳。大抵他人之诗工拙以篇论；杜甫之诗工拙以字论。他人之诗有篇则无对，有对则无句，有句则无字；杜甫之诗篇中则有对，对中则有句，句中则有字。他人之诗至十韵、二十韵则委靡叛散，而不能收拾；杜甫之诗至二十韵、三十韵则气象愈高，波澜愈阔，步骤驰骋愈严愈紧。非有本者，能如是乎！《唐史》有言：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，浑涵汪洋，千汇万状，兼古今而有之也。”

或问环溪，百韵诗是如何作？环溪云：“百韵诗只是八句，大抵十余韵当一句，但是气象稍宏，波澜稍阔。首句要如鲸鲵拔浪，一击之间，便知其有千里之势，于落句要如万钧强弩，贯金透石，一发饮羽，无复有动摇之意，万有一分可摇，即不得为断句矣。尝记余在岳阳时，欲作四十韵诗咏岳阳风物，而首与尾同，宾与主类，无复纯一，稿屡成而辄毁。既读杜诗，未半年间，会丞相张公过临川，急欲求见，则一夕而成百韵，前为此困，而后此不复知其困矣。”百韵初投张公，再谒，即顾环溪曰：“夜来三复百韵，笔力有余。”可谓善赏人也，不旋踵而百韵之名播于五邑矣。

沈给事有诗名，帅潭，过临川，行李不驻，环溪出城追及一见。时给事已闻环溪名，执所投诗册云：“某行忙，不及拜观，可举公得意处。”环溪云

：“圣主思文德，元臣献武功。一言深悟主，五利且和戎。”给事云：“是使事。”又曰：“天地包羞日，山河匿怨中。”给事云：“太逼。”至“儒生别有泪，不是哭途穷”，却云：“好，好。作诗要当如此。”又举“战伐功何有，和亲计未疏。将军休抵掌，隐忍待驱除”，又举至“氛祲埋金阙，尘沙暝梓宫”，即云：“好语。”至“古来尝胆事，泣血望群公”，又举“江淮十载警胡尘，底事磨崖未勒勋？闻道本朝还遣使，且令诸将各收军”，给事曰：“此诗有体。”又举“寇残井邑困流离，回首欢娱一一悲。不厌儿童遭世乱，惟愁父老说清时”，云：“佳句也，作诗至此足矣，当复何求。”环溪又云：“近上沈监使诗，内一联似得意，云：‘万井火熬波里雪，十州雷送雨前春。’”给事云：“此诗说茶烟虽好，然不及适间所举感时诸诗有可采。”即起身将去，又云：“已见公诗，尚未见公志，可更举一二联。”环溪因举《近日山居》一联云：“乱石分开急流水，群山拥出最高峰。”给事讽咏良久，云：“功名晚，且辛苦。”又举《出武宁道中》一联云：“山高不改自然色，水远能流无尽声。”给事云：“此是公远到处。”乃遂别去。

环溪诗极繁伙，人争求之，然得之者所赏各不同。张令最有诗称，初与环溪未相识，见其题壁，有“木落清无影，荷枯澹有香”之句，深爱之。他日与环溪相遇，云：“公岂非‘木落清无影，荷枯澹有香’，吴德远乎？”因握手，相得甚欢。是夕，环溪于坐间赠诗，有云“行杯波动金莲侧，剪烬灯飘宝蜡残”之句，张令以为有富贵气象，缘此欲尽得环溪诗，伯兄乃选歌行古调一册与之。未几，张令到邑中，附前诗来还，略无一语。既坐定，见几间有诗稿，试阅一篇，乃《友人作室山居往访有赠》，第一联云：“西风横吹雨脚断，秋云轻笼日花明。”便仰而哦之再，称佳句，以为似李长吉。又看《谢友人赠》诗云：“君少作奇字，瘦硬得柳骨。友人精于字。墨净剪水匀，势健拗铁屈。”即大声而诵之，曰：“好句。”至“新诗更镌磨，劲绝与字匹。老蛟寒卧波，壮士怒抉石。翻盆势动摇，诗与字俱力”，即大呼云：“吴德远坐处窄也，著这诗不得！”又诵《晚归》诗，至“樵歌催日晚，村乐见年丰”，至“雁阵横冲雾，酒军酣战风”，即连呼：“好健语！”又诵《文徽庙升遐十八韵》，至“羽卫连荆棘，衣冠杂虎狼。烟沈鳧雁断，天阔水云黄”，即云：“诗之精神见于此矣。”又诵至“风悲云动色，天惨日无光”，即曰：“此诗甚似杜牧《华清宫词》，后当有知者。”看彻，即掩卷抚案曰：“公有许多好诗，都不将与我看，却将那个诗来。”伯兄闻之颇惭。环溪但仰视而笑，知好恶之无定也。

或人问环溪曰：百韵诗见士大夫讽咏多矣，然而所赏往往不同。或喜“霜皮围四十，水击黑三千”，或喜“山河归整顿，天地入陶甄”；或云“但存忠

贯日，未问写凌烟”，乃是假对中之妙者；或云“远吸金茎露，高攀玉井莲”，洒落不凡；或云“风度优囊笏，恩光绕赐鞭”，最善用事，为张相是风流宰相，又是勋业大臣，“囊笏”所以誉其风流，“赐鞭”所以表其勋业，又皆是张家事；“李唐光夹日，炎汉赫中天”，二事最好，为张相有平难之功，又有中兴之功；或云“共承天柱折，独斡斗杓旋”，为见得众人共难，而他独有功之意；或云“怀古歌鸿雁，伤今拜杜鹃”，于时最切，“歌鸿雁”有怀想宣王中兴之意，“拜杜鹃”有感伤明皇入蜀之意。环溪笑云：“予初作此诗之时，一夕要成百韵，是事皆使，是韵皆押，何暇及此。是亦诸公求予诗之过，然亦见诸公好恶之不同也。此诗大概读而不厌者，为一气贯之，其间无甚歇灭而已。”或人又问：为百韵，岂无灼然得意者乎？环溪云：“有美者，人与之鉴；予之妍丑，何能逃于诸公。然始者私心自谓，得意处才有两联，乃诗家精神，不意诸公所赏皆不及此。”或人问故，环溪云：“如‘王气周旋内，胡尘笑语边’，乃是形容张相扈驾之精神，如诸公所赏皆是诗中骨格而已。如‘浮云开斥堠，飞鸟避戈鋌’，乃是形容张相入蜀之精神。自是而外，或发之以椒兰，或润之以丹漆，以通血脉，以成肌肤，备体而已。故诗有肌肤，有血脉，有骨格，有精神；无肌肤则不全，无血脉则不通，无骨格则不健，无精神则不美。四者备，然后成诗，则不待识者而知其佳矣。虽然，百韵之诗有首句，又有断句，如‘蜀道开天险，雄夸亿万年。停空蟠瑞气，盖代出真贤’，即是首句，自是而下尽说得行；如‘国步艰难尽，公归早晚遄。愿为元结颂，磨石待高镌’，即是断句，自是而上尽载得起。其间又有放下拈起处，如波澜曲折，皆在于我，然后为善诗。善馭者可以取长道，虽百里亦可；善诗者可以取长篇，虽数十韵亦可。能了百韵，则自三四十韵而下，皆可不学而能。故善诗之道无他，譬之善馭而已。”

环溪从兄常从容谓：古今诗人既多，各是其是，何者为正？环溪云：“若论诗之妙，则好者固多；若论诗之正，则古今惟有三人。所谓一祖、二宗，杜甫、李白、韩愈是也。”仲兄云：“唐诗惟称李、杜，吾弟又言韩愈何也？”环溪云：“李、杜是韩愈所伏者，韩愈又是后来所伏者。”仲兄云：“三公所长何如？”环溪云：“杜甫长于学，故以字见功；李白长于才，故以篇见功；韩愈长于气，故十数篇见功。”仲兄云：“近时荆公作《四家诗选》，如何添永叔？”环溪云：“荆公置杜甫于第一，韩愈第二，永叔第三，太白第四，盖谓永叔能兼韩、李之体，而近于正，故选焉耳。又谓李白无篇不说酒色，故置格于永叔之下，则此公用意，亦已深矣。”仲兄又问：“山谷拗体如何？”环溪云：“在杜诗中‘城尖径窄旌旗愁，独立缥缈之飞楼。峡坼云埋龙虎睡，江清日抱鼉鼉游’，是拗体；如‘二月饶睡昏昏然，不独夜短昼分眠。桃

花气暖眼自醉，春渚日落梦相牵’，是拗体。如‘夜半归来冲虎过，山黑家中已眠卧。傍观北斗向江低，仰见明星当户坐’，大是拗体，又如‘白摧朽骨龙虎死，黑入太隆雷雨垂’、‘客子入门月皎皎，谁家捣练风凄凄’、‘负盐出井此溪女，打鼓发船何郡儿’、‘运粮绳桥壮士喜，斩木火井穷猿呼’等句，皆拗体也。盖其诗以律而差拗，于拗之中又有律焉。此体惟山谷能之，故有‘黄流不解浣明月，碧树为我生凉秋’、‘石屏堆叠翡翠玉，莲荡宛转芙蓉城’、‘纸窗惊吹玉蹀躞，竹砌翠撼金琅玕’、‘蜂房各自开户牖，蚁穴或梦封侯王’等语，皆有可观。然诗才拗，则健而多奇；入律，则弱为难工。荆公之诗，入律而能健，比山谷则为过之。然合荆公与山谷，不能当一杜甫，而欧与苏各能兼韩、李之半。故知学韩、李者易为力，学杜诗者难为功也。”

善诗俞秀才，一日到环溪，以诗一篇贻见。环溪读之，因言：“前辈作诗皆有法，近体当法杜，长句当法韩与李。”俞云：“太白之妙，则知之矣；韩愈之妙，未之闻也。”环溪云：“韩愈之妙，在用叠句。如‘黄帘绿幕朱户闲’，是一句能叠三物，如‘洗妆拭面着冠帔，白咽红颊长眉青’，是两句叠六物。惟其叠多，故事实而语健。又诸诗《石鼓歌》最工，而叠语亦多。如‘雨淋日炙野火烧，鸾翔凤翥众仙下。金绳铁索锁钮壮，古鼎跃水龙腾梭’，韵韵皆叠，每句之中，少者两物，多者三物乃至四物，几乎皆是一律。惟其叠语故句健，是以为好诗也。”俞欣然而归，明日作一歌见谢，云：“天高日远云雾阔，黄金白壁孤虞卿。汉廷无人荐司马，故山有客呼孔宾。”便觉气象不同。乃知前辈文章故自有关钮，若不得其门，何自入哉！

环溪又云：“予尝用此按太白诗。太白发言造语，宜若率然，初无计较，然用事亦多实，作语亦多健。如‘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，玉山自倒非人推’，两句之中，亦是用五物；如‘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’，两句之中，亦是用五物。甚至《蜀道难》‘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’，两句中亦用五物，如此何往而非实也。又如‘白云映水摇秋城，白露垂珠滴秋月’，即是两句中用六物；又如‘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馐值万钱’，亦两句中用六物；如‘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暗天’，无非两句中用六物者。至如‘长安白日照青空，绿杨结烟叶袅风’、‘禁宫高楼入紫清，金作蛟龙盘绣楹’，即两句之中几用七物。乃知前辈作诗，未尝不知此理。盖不实则不健，不健则不可为诗也。”

环溪仲兄云：“杜诗之妙，复有可言者乎？”环溪云：“杜诗又有浑全之体。”仲兄云：“何谓浑全之体？”谓：“四句只作一句，八句只作一句。如‘安稳高詹事，新诗日日多。美名人不及，佳句法如何’，是四句亦作一句；如‘不见闵公三十年，新诗寄与泪潺湲。旧来好事今能否，老去新诗谁与传

’，亦是四句只作一句。如‘寄语杨员外，山寒少茯苓。归来稍暄暖，当为斲青冥。翻动神仙窟，封题鸟兽形。兼将老藤杖，扶妆醉初醒’，即是八句只作一句；又如‘苦忆荆州醉司马，谪官樽俎定常开。九江日落醒何处，一柱观头眠几回。可怜怀抱向人尽，欲问平安无使来。故凭锦水将双泪，好过瞿塘滟滪堆’，亦是八句只作一句。”仲兄曰：“妙。吾弟亦尝有此体乎？”环溪云：“弟在岳阳时，尝有一诗云：‘岁暮怀家客，通宵不自娱。诸兄得意否，老母有欢无？已谢交朋远，犹思弟妹孤。吾身不足念，为此一嗟吁。’时未知有杜甫，盖偶然而合也。又如《友人趋宁化》一篇云：‘闻君早晚趋宁化，尚有新诗别故人。试问几程端可到，还忧半载不相亲。伤心岁律峥嵘暮，解事梅花摘索新。去去冰霜频莫厌，庭闱和气即如春。’时已知有杜甫，盖体之而作也。”

环溪仲兄问：“山谷诗亦有可法者乎？”环溪曰：“山谷除拗体似杜而外，以物为人一体，最可法。于诗为新巧，于理亦未为大害。”仲兄云：“何谓以物为人？”环溪云：“山谷诗文中无非以物为人者，此所以擅一时之名，而度越流辈也。然有可有不可，如‘春至不窥园，黄鹂颇三请’，是用主人三请事；如咏竹云‘翩翩佳公子，为政一窗碧’，是用正事，可也。又如‘残暑已趋装，好风方来归’、‘苦雨已解严，诸峰来献状’，谓残暑趋装，好风来归，苦雨解严，诸峰献状，亦无不可。至如‘提壶要酤我，杜宇赋式微’，则近于凿，不可矣。不如‘把菊避席，云月供帐，黄花韬光，白鸥起予’、‘兰含章而鸟许可’，以至《演雅》一篇，大抵以物为人，而不失为佳句。则是山谷所以取名也。”仲兄曰：“善。”又问：“吾弟亦尝有此作乎？”环溪云：“前此有数联，盖偶然而合；后此有数联，则拟而合也。弟在岳阳时，尝有‘厌看花笑客，忍受草欺人’，又有‘水流成独往，山势作朋来’、‘春令乍来风掠地，寒威潜退雪消峰’。又咏雪诗‘争屯未就云头合，结党欲成风势高’等句，时未知有山谷，盖偶然而合也。是后有‘叶稀林脱颖，沙现水分铤’，咏竹云‘起于怀素节，嘉乃伴虚心’，又‘柔桑翠竹相倾倒，细草幽花自发明’、‘草迷花径烦调护，波泊莲塘欠节宣’等句，时则知有山谷，盖效之而作也。”仲兄又问：“一友人曾选吾弟诗，乃惜其气格止于杜，欲勉而上至《风》《雅》如何？”环溪云：“正恐知《风》《雅》之名，而不知其实也。”仲兄云：“何谓《风》《雅》之实。”环溪云：“岂以四字作句，四句成章者，谓之《风》《雅》；亦岂以发乎情性，止乎礼义者，谓之《风》《雅》乎？如以发乎情性，止乎礼义，皆谓之《风》《雅》，则杜诗无往而非《风》《雅》矣。”仲兄释然而喜曰：“何谓杜之《风》《雅》？”环溪云：“杜甫诗中如《新婚别》《垂老别》《无家别》皆《风》也；如《剑门》《石笋》《石

犀》《古柏行》《遭田父泥饮》，皆蜀国之《风》也；如《壮游》一篇该齐、赵、吴、越，则四国之《风》也；如《剑器行》《花卿歌》《骢马行》各指一事，则《风》之小者也；如《八哀诗》咏八公，则当代名臣，《杜鹃行》则托讽于君，《丽人行》有关于《风》之大者也。如《新安吏》《潼关吏》《兵车行》《石壕吏》《悲陈陶》《后出塞》，则《雅》之小者也；如《北征》《忆昔二首》《冬狩行》《哀王孙》，则《雅》之大者也。如《赠左相二十韵》《赠太常张卿二十韵》《赠鲜于京兆》《赠特进汝阳王》各二十韵，以至《入秦行》《舂陵行》《裴施州》《丹青引》，则《颂》之小者也；如《谒玄宗皇帝庙》《行次昭陵》《重经昭陵》以至《洗兵马》，则《颂》之大者也。如之何然后为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乎。”仲兄曰：“妙，非吾弟不能至此。杜甫固重于世，今得吾弟之言，乃益重矣。太白如何？”环溪曰：“太白虽喜言酒色，然正处亦甚多。如《古风》之五十九首，皆《雅》也；如《蜀道难》《乌栖曲》《上留田》《白头吟》《猛虎行》等，非《风》乎；如《上云乐》《春日行》《胡无人》《阳春歌》《宜春苑奉诏》等，非《颂》乎。虽不可责其备，求其全，然舍李则又无以配乎杜矣。”“然则韩诗如何？”环溪云：“韩诗无非《雅》也，然则有时乎近《风》。如《谁家子》《华山女》《僧澄观》，则近于《风》乎；如《失藤杖》《靳(蕲)州笛竹》《桃源图》，则亦《风》之类也。如《谢赐樱桃》《和裴仆射》，则近乎《颂》矣；如《题南岳》《歌石鼓》《调张藉》而歌李、杜，则《颂》之类也。虽《风》《颂》若不足，而雅正则有余矣。故舍乎韩，则又无以配乎李也。故曰：近古人诗，唯有一祖二宗。”

环溪尝谓：“诗之工不在对句，然亦有时而用；第泥于对而失诗之意，则不可耳。”伯兄一日看东坡诗云“冻合玉楼寒起粟，光摇银海眩生花”，再三叹其佳对。环溪云：“以‘银’对‘玉’则佳矣，以‘海’对‘楼’则未尽善。”伯兄云：“只是银海、玉楼皆身上事，海不是海，楼不是楼，所以为佳耳。”环溪云：“若就身上觅时，何不将‘玉山’对‘银海’？”伯兄喜曰：“想当时坡意偶不及此，留与吾弟今朝作对耳。”

伯兄一日又看荆公诗，至“缲成白雪桑重绿，割尽黄云麦更清”，云“白雪不是雪，黄云不是云，但下一‘割’字，便见黄云是麦，将一‘缲’字，便见白雪是茧。如此用意，可谓工矣。”会环溪观获稻，得一诗，中有“新月辉辉动，黄云渐渐收”之句，伯兄见之，复大喜，谓“荆公是用意作来，吾弟是因事而使：盖黄云是禾，用荆公句；新月乃是镰，用退之‘新月似磨镰’之句。云不是云，月不是月，而曲尽获稻之理，所以为工也。”环溪又云：“顷在岳阳过仙亭尝茶，有‘碧云、红雨’之对，是后又有‘红里、白间’‘杀青、

生白’之对，亦是诗家游戏，于理无害。尝茶诗云：‘吹断碧云春昼永，落残红雨晓风轻。’碧云盖用卢仝茶歌‘碧云引风吹不断’之句，红雨盖用李贺‘桃花乱落如红雨’之句。时老树根有小桃烂开，薄暮微风扇之，飞红绕砌，景在目前，事实而语清，故一时群公莫不击节。白间是和南城邓秀才韵，云：‘挑灯倦夜羞黄里，置笔穷年对白间。’盖黄里是灯，白间是窗牖。左思作《三都赋》，墙壁户牖各置刀笔，故后笔上押白间韵。杀青乃是和伯兄韵，云：‘空虚气象还生白，笔退工夫见杀青。’时方食素而修经，故杀青、生白之事得以并使。”伯兄以为此对乃得于和韵，比之前辈尤为工矣。

环溪又云：“予作启事中，尝有‘素王、黄帝’、‘小乌、太白’、‘竹马、木牛’之对，见赏于朋侪。然用事太切，则未免与前人相犯，亦是一病，不可不知，近日儿辈看《渔隐丛话》云：‘白间、红里’已是浪漫用字。由此观之，则‘杀青、生白’、‘碧云、红雨’、‘素王、黄帝’、‘小乌、太白’、‘竹马、木牛’之对皆未偶，终为我有，以其太切故也。但诗启中时复有此，如食中之得虾蟹，味中之得姜桂，亦无害其为清美而已。必求合前人，非也；必求异于前人，亦非也。予但愿(顾)诗之美恶，安问有合无合于前人者乎。”

环溪尝谓：“古今诗人未有不用事，观杜诗‘绣衣屡许携佳酝，皂盖能忘折野梅。戏假霜威促山简，真成一醉习池回’，是四句中浑将太守、御史事实使到，诗人岂可以不用事。然善用之，即是使事；不善用之，则反为事所使。事只是众人家事，但要人会使。如‘黄绮终辞汉，巢由不见尧’，巢、由、黄、绮，是人能知；至‘终辞汉、不见尧’六字，即非杜甫不能道矣。巢、由合下不见尧，黄、绮初年不出，但终能辞汉而已。又从‘风鸳、雨燕’上说来，风鸳、雨燕以喻祸难，‘藏近渚、集深条’以喻避祸难之意，则用意尤深矣。又如‘前军苏武节，左将吕虔刀’，苏武节、吕虔刀二事，亦人所共知；至‘前军、左将’四字，即非杜甫不能道矣。又如‘弟子贫原宪，诸生老服虔’，原宪、服虔二事，亦众所共知；至‘弟子、诸生’四字，即非杜甫不能道矣。‘前军、左将、弟子、诸生’八字皆实，故下面驱遣得动，是名使事；若取次用一虚字贴之，即名羊将狼兵，安能使之哉！”

予尝送李侍御自中书舍人帅卢，一联云：“中朝共惜无双士，绝塞贪看第一人。”无双、第一，故众人所共知，泛然使者亦多；然不是姓李人，又无中朝共惜、绝塞贪看之意，用之即为无工矣。正合公孙浑邪泣李广、藩酋问李揆之意，故名用事。又如上王著作一联云：“已经平子宜无憾，未见夷吾得不忧。”盖著作是看详官，已保明《易璇玑》，故言已经平子；尚未及识，故言未见夷吾。平子是王澄事；夷吾是桓彝说王导事，向见管夷，吾无复忧矣。既用

王家事，又以“夷吾”对“平子”，“吾”对“子”、“夷”对“平”，即是对中有对。凡人作文，要如细花锦，须是花上有花，叶中有叶，愈看愈有功矣。方如此，乃为妙也。

或问环溪伯兄诗如何？环溪云：“予伯兄德邵，每作诗，磨磨磋磋，直见圆静，都无病处方休。在官杭日，尝作小诗云：‘时乖事转拙，端居徒含情。不似阶前草，春来随意生。’又诗云：‘雨余寒气浅，园林作春媚。不知海棠花，新来着花未？’又一绝云：‘游子春衫已试单，桃花飞尽野梅酸。怪来一夜蛙声歇，又作东风十日寒。’最为含蓄而有气象。又有率然而佳者：‘村翁习性不浮华，只种桑麻不看花。闻道野梅开欲遍，好分春色过山家。’有用实语而工者，如‘文书堆里形骸苦，竹木阴中日月闲’是也。有叠韵而工者，如‘窗间常作三独坐，琴上时弹一再行’是也，‘一再行’是相如琴事，正使；‘三独坐’乃汉御史、司隶、尚书令会同专席，号三独坐，借使。盖伯兄与予及季弟，常在窗间作三处独坐，季弟澥，字德深。自有文集。故借而使之。然以‘坐’对‘行’，以‘三独’对‘一再’，此其所以为工也。又有用颜色作对而工者，如‘心缘黄纸红旗动，气为青云白石降’是也，盖‘红旗黄纸不关心’，是乐天语；‘自非青云白石有深趣，其意砢砢何由降’，是永叔语，伯兄引之以为对。又以‘心’对‘气’，以‘红黄’对‘青白’，语奇而句不牵强，此其所以为尤工也。”

或问环溪仲兄诗如何？环溪云：“予仲兄德强，诗从苏、黄中入，如《食雪》一联：‘檐头清响银匙动，阶下寒光玉碗翻。’《中秋无月》一联云：‘也应只是寻常夜，未必如今分外圆。’又《随邵直阁游平峦》云‘独鹤下随鸡饮啄，众星高共月徘徊’等语，则无愧于东坡。如‘半塘微涨聚红皱，几亩清阴锁碧鲜’，又‘夜半檐声几点隐，秋高云影一行微’，言花不言花，言竹不言竹，言雨不言雨，言雁不言雁；又‘花蕊有须浑带蜜，桑枝无叶已成衣’，言蜜以见蜂，言衣以见蚕，意远而语奇，则无愧于山谷。至如‘轻雷入树惊花魄，白浪浮空涨水脂’，又《苦阴》一篇：‘荒山干没更节序，浊气拥地愁无边。非烟非雾不见日，欲雨欲雪难为天。’不惟气浑而语健，且又关时含讽，愈不可及。”仲兄闻之，谓环溪曰：“兄亦自谓此诗差胜，然遍求集中，未见有两首。”环溪云：“好诗但一篇亦难。如前辈诗有一篇得名，有一联得名，有一句得名。如‘枫落吴江冷’、‘空梁落燕泥’，但以一句得名，已为人所忌；如‘风暖鸟声碎，日高花影重’，是一联得名，已为盛事；如‘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’，亦只是一联得名，多少惊天动地。诗岂易得哉！”

或人又问环溪仲兄诗笔素高，今所举止于此乎？环溪曰：“是何言欤！予

仲兄用意深，诸体之中各有到处。如‘日长人静闻风佩，雨久堂空生水衣’，是正对而工者；如‘二天开佛日，一道暮卿云’、‘无苗何处寻黄犊，露地谁家觅白牛’，是借对而工者；如《和发青亭》云‘檐花谢女雪，径扫沈郎钱’，雪非雪，钱非钱，谢女之雪乃是柳絮，沈郎之钱乃是榆荚，是隐对而工者；如‘笛弄一声横钓艇，月明千里上层楼’，是写景而工者；如咏墨梅云‘写处似移墙上影，卷来如寄陇头春’，咏绿萼梅云‘朱唇不驻晓妆薄，玉颊频啼夜雨翻’，是状物而工者；‘农祥待白未为雪，春榜争魁欲放梅’，以雪为农祥，以梅为春榜，是体物而工者；又如‘泉声如有语，山色自忘形。花觉青春半，山将白昼阴’，是自自然而工者；如‘冰看时俗薄，雨弄客愁多’，又‘月借窗移疏影转，风翻雪放一枝高’、‘蒹葭露滴思乡恨，芦荻风萦羁旅愁’，是雕镂而工者；如‘人情不似溪流水，不改当时枕上声’，是写意而工者；如‘一轴尘埃古涩体，十年灯火短长檠’，是书怀而工者；如‘梦过一年还是魔，心更万事意成灰’，是感事而工者；如‘道上飞来燕，帘间不避人’，是句出兄弟而工者；如‘弹压京畿贤大尹，藩宣上国古贤侯’，是近于典雅而工者。不如《回纹暮春》云：‘娇声啾处藏鹦小，美睡浓时落日斜。桥拂柳溪深涨水，眼惊春雨过飞花。’转而诵之，即云：‘花飞过雨春惊眼，水涨深溪柳拂桥。斜日落时浓睡美，小鹦藏处啾声娇。’即近日谐戏而工者。非有余而可能之乎！”

环溪尝璋得予诗，玘尝取诗呈环溪，环溪略看，乃于璋诗中时用朱抹一联。于《春游》诗取“各自芬芳花默默，两相呼唤鸟津津”，于《秋郊》诗取“风急城闉砧杵动，雨余园圃辘轳收”；于《冬雾》取“始讶长郊从此断，忽惊行客近前来”；于《秋江泛舟》取“倒悬欲堕花如缀，背立将飞鸟似惊”；于《环溪夜坐》取“池塘不用梦春草，风雪何须在灞桥”；于《赠别友人》取“惜别有情空执手，赠行无绪不成章”；于《俯情写景》取“雁飞云抹欹斜字，鱼跃波摇出没星”；于《春晚》取“水流天际惊春动，山入云间斗碧攒”；于《薄雪》取“地暖尚疑消玉马，云开早欲放金鸦”；于《环溪夜坐》又取其全篇，云：“江天闲晚已斜阳，静掩柴门对草堂。叶落转枝翻鹞影，星飞横水带萤光。微风得隼驱残暑，新月出音生嫩凉。坐觉秋容转清爽，一声渔笛在沧浪。”又取其《上人陈情》十诗内一篇，云：“下笔非能不自休，清谈未足第三流。梦中读《易》疑神动，醉里吟诗想鬼愁。飞髀岂徒惊燕雀，骑驴直欲度骅骝。此君须异无人识，惭愧当年遇褚裒。”又取“衣无锦绣劳心织，味乏膏粱困舌耕”，“闲中坐作蜘蛛隐，梦里逃成燕雀禅”，“弈棋但以忘忧耳，纵酒无如作病何”。又取一篇末四句云：“龙肝雉尾瓜莛好，玉核金槌枣柰香。只有牛心犹未割，愿如逸少得先尝。”自余未经抹出者，不敢妄录。姑录

大概，以继二伯父之后云。

又录《环溪集》载《以〈易〉授玘有契于予心喜而成诗》云：“早日功名世背驰，拟将文字疗寒饥。虽无杜甫惊人句，庶免渊明责子诗。总角宜兴俱脱颖。宜乃璋小字，兴乃琮小字。璋请甲午举，丁酉再荐名；琮后甲辰登科。含哺应惠尚儿痴。应乃玠小字，惠乃珍小字。请丙午举者玠；珍负俊才，不幸早世。殷勤谢尔传心印，解后灵椿见五枝。”环溪所谓“有契予心”者，乃《参易》是元气之时，及见玘《系词统论》，复有“玘得文”之说。谨并录以为观者印证云。

环溪云：“凡人咏月如钩，‘争似明天子，光明数百州’，此比兴皆全。又如‘腾腾离海角，渐渐出云衢。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’，前两句叙起因，如开花相似；后两句似结末，如结子相似。可以触比几套。且如雨诗，须说久晴或久旱，却说起云，收拾雨落；雪诗，须说风紧云黑，却说雪落，只要神化。春雨则言其妨农，或其朔风未退冻，或先凌，或言因此大水，末后皆可说晴。夏雨则先当以贯休诗‘一雨火云尽’为意，当以救旱为意；荷雨则古有诗云：‘瞥看湖上黑云飞，不觉舟中雨湿衣。折得荷花浑忘却，空将荷叶盖头归。’此一首诗，便如前段所说月诗‘腾腾离海角’绝句样，有次序。又如咏秋冬间雨，言其凄凉，旅中闻雨则思家，在家闻雨则思旅中；古诗有秋雨云：‘白藕作花风已秋，不堪残梦更回头。暮云带雨归飞急，只在西窗一夜愁。’甚得秋雨气象。又绝句秋雨云：‘连云接塞添迢递，洒幕侵灯送寂寥。一夜不眠孤客耳，主人窗外有芭蕉。’上两句说秋雨凄凉，下两句说雨声来历，盖使我孤客一夜不眠，而耳中不静者，乃主人窗外芭蕉被雨声所滴也。如作一日晴诗，春日则形容其丽日融和，花香草绿，人堪游赏。夏日则言其火伞张空，当思避暑之兴，如晋七贤竹林等事，或沈李浮瓜，水边林下；又如老杜云‘乞为寒水玉，愿作冷秋菰’之类。冬日则言其可爱，因霜久晴可喜；如雪晴则要雪晴气象。且如闺中情性之诗，‘送将欢笑去，收得寂寥回’，乃直叙送别之情也；又如‘泪眼描将易，愁肠写出难’，此直叙闺中之凄凉也；又如‘销金帐冷水沈烟，髻滑金钗落枕边’，此直叙闺房之景也；又如‘风雨潇潇梧叶黄，相思寸寸断人肠’、‘西风卷尽梧桐叶，乞与中庭散月华’、‘一夜为君眠不稳，那堪雨急叶声干’，皆直言秋冬闺中之事也。又‘回纹机上暗生尘，闲拨琵琶过却春’，此乃直言闺中春景凄凉，此皆赋也。又如‘妾心火炉香，深深滋味长；郎心香炉灰，一冷长凄凉’，此是比也，亦兴也。又如‘自恨身轻不如燕，春来长绕御帘飞’，此亦比中兴也。如‘月色西帘明似画，风梧叶叶是秋声’，此兴也，因景而生情；又如‘乌鹊语千回，黄昏不见来。漫教脂粉匣，开了又重开’，此赋中之兴也。又‘一年十二度圆月，十二回圆不

在家’，此因月而发兴也。又如‘回针刺到双飞处，忆着征人泪数行’，此因针线而发兴也。又如客中情况，‘故溪黄稻熟，一夜梦中香’，此赋也，亦兴也；直叙思家之情，赋也；因此黄稻之熟而发思家之情，则兴也。又如‘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’，此直言客中一时之事，赋也。又如‘雪满空庭悄悄时，城头风动鹊高飞。一声羌笛千山月，不放乡关梦里归’，此上两句是赋，下两句是因月闻笛而发，兴之思家也。又如‘草满青山水满湖，倦游搔首忆吾庐。何时准拟成归计，只见年年画宅图’，此亦赋中之兴也。又如‘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抱身。想得家中深夜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’，此兴也。又如秦少游诗云：‘北客念家浑不睡，荒山一夜雨吹风’，此直说客中而有思家之情，乃赋中之兴也。又如‘林间幽鸟啄枯槎，落尽寒潮一涧沙。独木桥西游子宿，酒旗斜日两三家’，此亦赋中之兴也。至如‘天海相连无尽处，梦魂来往尚应难。谁言南海无霜雪，试向愁人两鬓斑’，此以愁人头白比霜雪，而发思家之情，比中兴也。又如‘梧叶离离欲满阶，乍凉天气客情怀。十年旧事云飞去，一夜雨声都送来’，盖因梧叶飘落，乍凉天气而发兴也；至如一夜雨声，唤起十年感旧之情，此亦兴也；至于说旧事如云飞去，则比也。又如司马池诗，‘冷于陂水澹于秋，远陌初穷古渡头。赖是丹青不能画，画成应遣一生愁’，有赋，有比，有兴，冠绝古今。又如‘客舍并州已十霜，归心日夜忆咸阳。无端更渡桑乾水，却忆并州是故乡’，此又兴也，极飘逸。又如‘五更归梦三千里，一日思亲十二时’，又如‘胡蝶梦中家万里，杜鹃枝上月三更’，又如‘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月十年灯’，此三联皆赋中之兴也。又如‘一年将尽夜，万里未归人。共看今夜月，独作异乡人’，亦赋中之兴也。又合用故事，如思亲，则有唐狄仁杰‘远望白云飞，吾亲舍其下’，若在客中思父母，此为第一事。思兄弟，则‘池塘生春草’，及鸿雁鹤鸪上可发意。思妻子，则有古诗云：‘藁砧在何处，山上复有山。何时大刀头，破镜飞上天。’藁砧，夫也；山上有山，出也；大刀头有环，借作还字；破镜飞上天，十五六月团圆，破镜者月半也，言月半当还也。思家，此一事最好用。有窦滔妻苏氏织回文诗寄夫事可用，故有诗云‘回纹机上暗生尘’。只要人善用，变而通之，方为善使事，怕使事而不可解。且如农桑樵牧之诗，当以《毛诗·豳风》及石湖《田园杂比兴》熟看，梦中亦解得，诗方有意思长益。其次，《鹤林玉露》中所拈出渔樵农圃十绝句，亦不可不读。如石屏诗云‘溪上阴阴绿树多，乌犍带犊卧前坡。筒车自运山田水，长日老农闲唱歌’，此全是直叙田家之景，赋也。又如‘带犊羸牛待草肥，下田父子自锄犁。舍中媪妇炊新熟，只候儿童笋蕨归’，亦赋也。又如后村诗云：‘稚子呼牛女拾薪，山妻自脍小溪鳞。安知曝背庭中老，不是渊明行辈人。’此上两句是赋，下两句是兴，仍触类

而长之，下两句极可法。且如‘十里人家鸡犬静，竹扉斜掩护蚕眠’，又如‘缲成白雪桑重绿，割尽黄云麦更青’，又如‘麦秋天气易寒热，蚕月人家忌往来’，此三联乃农桑之纪实，曲尽人情，皆赋也。而‘白雪、黄云’一联，又比赋俱全。且如‘禾黍不阳艳，竞栽桃李春。遂令力耕者，半作卖花人’，又云‘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巾。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’，此皆伤感之兴也。山谷牧牛诗云：‘骑牛远远过前村，吹笛风斜隔岸闻。多少长安名利客，机关用尽不如君。’此乃因牧童而发兴，叹城市之不如山林也。且如渔父，合用吕望渭滨遇文王及严子陵钓台等事，但要用得有新意。柳子厚诗云：‘渔翁夜傍西岩宿，晓汲清湘然楚竹。烟消日出不见人，欸乃一声山水绿。回看天际下中流，岩上无心云相逐。’此赋中之兴也。又唐诗云：‘百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夜静水寒鱼不饵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’此全是兴也，言外之意超然。又如张志和诗云：‘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’此亦兴也。大抵渔家诗要写得似渔家，田圃诗要写得似田圃人家，樵牧要写得樵牧，又要不犯正位，不随古人言语。且如柳子厚诗云：‘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’后来李梅亭作雪诗云：‘不知万径人踪灭，钓得鱼来卖与谁。’此乃翻古人公案例也，动步要说变了古人言语，方有新意。且如朋友情性，全在说契爱之情，有诗云：‘只今相对不尽欢，别后相思复何益。’又云：‘来时万里同为客，今日翻成送故人。’又五言绝句云：‘相送即相别，相思复怆然。心同波里月，夜夜傍君船。’此皆赋中之兴也。又云：‘数树秋风满庭月，忆君时复下阶行。’又云：‘枫叶满阶愁不睡，把君诗卷傍寒灯。’此皆寓相思朋友之真情也。又如‘而今送别临溪水，他日相思来水头’，又云：‘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’此写送别之真情也。又唐诗云：‘去年花下留连饮，暖日夭桃莺乱啼。今日江边容易别，澹烟芳草马频嘶。’此写情最真，又是一般格调，第一句对第三句，第二句对第四句，为扇格。又香山诗云：‘游山弄水携诗卷，看竹寻花把酒杯。六事尽思君作伴，几时归到岳阳来。’此写寄友之情，亦可为格。且如姻眷往来，有老杜送表侄古风及山谷送王郎可法。唐人诗云：‘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’此兄弟之情也。又窦巩寄兄弟诗云：‘书来为报几时还，知在三湘五岭间。独立衡门秋水阔，寒鸦飞去日衔山。’亦兄弟之情也。半山王荆公过外弟饮云：‘一自君家把酒杯，六年波浪与尘埃。不知乌石冈边路，至老相寻得几回？’此亲戚之情也，可以触类而求之。且如时令诗，须作得一时气象真如古人，孟春诗云：‘春还宫柳腰肢细，水入御沟鳞甲浮。’又‘梅欲飘零犹酝藉，柳才依约便风流’，又‘春将国艳熏花骨，日借黄金缕水纹’。仲春诗云：‘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’

’又‘竹笋初生黄犊角，蕨芽新长小儿拳’，又‘花如解语迎人笑，草不知名随意生’。晚春诗云如‘落花游丝白日静，鸣鸠乳燕青春深’，又‘花明柳暗一溪水，日薄云深三月天’。初夏，‘梅子熟时天更雨，松花落尽晚犹风’；仲夏，‘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’；晚夏，‘大暑去酷吏，清风来故人’；秋诗，‘鹤盘远势投孤屿，蝉曳残声过别枝’，又‘龙带晚烟归洞府，雁衔秋色过衡阳’，又‘残星几点雁横塞，长笛一声人倚楼’；冬诗，‘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’不能遍举古人之好句，略举一二以为式。且如节令诗，亦当随时发新意，依随古人言语，即如省题诗相似了。上元诗云：‘两巷人家看灯去，一楼明月属诗人。’七夕诗云：‘乞巧任从儿女道，自书拙赋上屏风。’此等诗，方为新意。且如咏物诗，本非初学可及，而莫难于梅、竹、雪。咏梅，无如林和靖‘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’，又‘雪后园林才半树，水边篱落忽横枝’。如竹诗，山谷云：‘程婴杵白立孤难，伯夷叔齐采薇瘦。’茶山诗云：‘平日文章初虎豹，上梢头角忽龙蛇。’雪诗，则当以聚星堂禁体为上；而东坡诗云：‘冻合玉楼寒起粟，光摇银海眩生花’，虽非禁体，亦甚好。又如‘危日盖深盐虎陷，老枝擎重玉龙寒’，又如‘斜拖阙角龙千丈，深抹宫墙月一痕’，又如‘看来天地不知夜，飞入园林总是春’，皆古人名句可法。至如‘有令可干难闭户，无人堪访懒移舟’，上句是袁安雪中闭户不干人之事，下句是王子猷雪夜行舟访戴兴尽而返事，两句皆翻案。又如刘改之诗：‘功名有分平吴易，贫贱无交访戴难。’上句是裴度雪夜平吴之事，下句即访戴之事，上句是得时事，下句是失时事，上句事虽难也易，下句事虽易也难；以俗为雅，又是倒翻公案，尤为高妙。且如咏云诗，有云：‘如峰如火复如绵，飞度微阴落楹前。大地生灵干欲死，不成霖雨漫遮天。’此比也，亦兴也；又如‘万松岭上一间屋，老僧半间云半间。五更云去逐行雨，回头却羡老僧闲’，此赋也，亦兴也。琴诗当读韩、柳《琴操》；笛诗当看武昌老人《说笛歌》；琵琶诗当看《琵琶行》及欧阳公、王介甫《明妃曲》，却虽用事诗，不犯正位，不随古人言语走。且如作仙道僧佛诗，要冲澹潇洒，东坡《罗汉赞》云：‘空山无人，水流花开。’韦苏州诗云：‘落叶满空山，何处寻行迹？’太白诗云：‘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’陈希夷诗云：‘台殿不将金锁闭，来时自有白云封。’又如‘洞云深锁碧窗寒，滴露研朱点《周易》’，此等句皆超在尘外。且如咏物诗，多是要超脱颠倒方好。咏月便说如雪如冰；若吟雪诗，便反说他如月之白；咏人便比物，咏物便比人。‘清如玉壶冰，直如朱丝绳’，此以物比人也；‘露湿何郎试汤饼，日高荀令炷炉香’，以何郎、荀令比荼蘼也。咏画须返说是真，咏真返说是画，如此变而通之，笔下自活矣。茶山消梅诗云：‘未见枝间着子初

，闻名已疗渴相如。花肌自是如冰雪，那得生儿不似渠。’又茶筌诗云：‘玉立干云百丈高，晚年何事困铅刀。看君眉宇真龙种，犹解横身战雪涛。’此皆作法。且如作诗，不可一字有来历，不可一字无来历，要不为事所使，要文从字顺，各当其职，而事意流行于裁句法中，方可以言也。且如今人言作诗，必以且作省诗为好，殊不知省诗为最难好，而且除昔日程文应举之外，全不可应酬也。或谓胸中无料不可作诗，殊不知李贺七岁作《高轩过》，不知所用何事。如唐诗《二妙集》、《众妙集》多不知所用何事而作。大家数如李、杜、欧、苏、陈、黄、简斋、放翁、诚斋，却是用事也如空说，非初学所敢仰望。作诗且以《二妙集》、《极玄集》、《众妙集》熟看，亦差可见矣。初宜读后村诗，唐、宋集句，三选，及曾茶山律绝，则无有师保，如临父母，古人意度在胸中矣。此编为作绝句而说，唐律、五言、七言当别说。然省悟乎此，亦思过半矣。《左传》之劲，《史记》之奇，老、庄之玄奥，韩、神之神妙，更宜参之，何诗不可吟矣。”